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七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十九　北史八十一

節義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蛭地干拔寅　劉渴侯

朱長生　馬八龍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彪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閭　郭琰

沓龍超　乙速孤佛保

李崇　劉弘

游元　張須陀

楊善會　元文都

盧楚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杜松贇

郭世儁　郎方貴

題節義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士之成名在斯二者死有重於太山貴其理全也生有輕於鴻毛重其義全也故生無再得死不可追而仁道不遠則殺身以徇義重以生則捐軀而踐龍逢殞命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漢之紀信楚布晉之向雄嵇紹並不憚危亡以蹈忠貞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墜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凡

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然至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非內懷鐵石之心外負凌霜之節孰能行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乎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乃歲寒見松栢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懍懍猶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魏書序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婁提劉渴侯朱長生馬八龍門文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榮世胡小彪孫道登李几張安祖王閭以為節義傳今又檢得

郭琰沓龍超乙速孤佛保及周書孝義傳李棠杜叔毗附之又案齊書不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甫誕游元馮慈明張須陁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為誠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各附其家傳餘並附此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儁亦附之以備節義傳云

愚按士以節義為重故慈明盛仍附節義于什門

魏書曰于簡字什門令誰知其名者

代人魏明元時為謁者使喻燕王馮跋及至和龍停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案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為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于羣衆中回身背跋披袴後襠辱之既而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拒不受歷二十四年

魏書載和龍人皆嘆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　資治通鑑考異曰魏明元神瑞元年八月遣什門使馮跋事載本紀至是二十一年若二十四年乃太武太延三年時馮氏亡矣

後跋弟馮弘立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太武下詔褒美比之蘇武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為上大夫策告宗廟班示天下

叚進不知何許人也武初為白道柔然大然大檀入塞

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爲所殺帝愍之追贈安
北將軍賜顯美侯謚曰莊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
魏書作河中蒲坂人
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單貧無朞親文德
祖父苗以家產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
亡又衰經斂祔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
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

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强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
牓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為兖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
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彌月式大言於衆曰程
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潛還不回顧徑入
城往式婦所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産男
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攜憲逃遇赦始歸憲為固長
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兖州刺史

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王玄威弘農北陜人婁提代人獻文暴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踴無時刺州苟頹表聞詔問狀對云先帝德被蒼生玄威不勝悲慕中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為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表異之提為內三郎聞獻文暴

崩謂人曰聖主昇遐安用生為引佩刀自刺幾死詔賜帛二百匹

愚按猷丈見害馮太后魏朝臣子無敢聲其情實玄威裹提之痛恨當以此不則去矯偽幾何

蛭地干勑勒部人與弟拔寅坐盜食官馬依制合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孝文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稟性剛烈太和中為徐州後軍督

力死戰衆寡不敵遂被擒瞋目大罵終不屈為賊所殺

孝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

有嚴季者亦為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屈

後得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于提並代人孝文時長生為員外散騎常侍與

提俱使高車旣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

拒之

一魏書載長生曰我天子使肯拜下土諸侯乎

且責至羅曰為臣内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對衆中拜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若何不帳内教我拜而辱我大衆耶奪長生等賜物

愚按魏書與北史皆敘次不明故為節之

内之叢石中以兵脅之曰為我臣則生不者殺汝長生與提瞋目厲聲責之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汝臣至羅大怒絶其飲食從者三十人皆降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三歲乃放還孝文以長生等守

節遠同蘊武拜長生河內太守投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為制緦麻撫其孤遺恩如生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為伯為梁城戍將梁師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為敵所殺宣武褒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朏走投侯仁賊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楚侯仁終不泄朏遂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敘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

與皆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孝文嘉之賜爵二級為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諡以獎來者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縣令范道榮先自朐城歸款以勲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勲道榮坐除名羇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明之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迎送

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許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崇世陽平館陶人爵方城縣子為三城戍主梁師攻
圍之力竭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城陷與
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孝明下詔襃美進崇世
爵為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彪河南河陰人正光末為晉壽統軍孝昌中梁將
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邴虯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劍
文熾圍之虯命小彪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

襲小彪珍寶並擒之時文熾攻小劍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安曰南軍強北救不至豈若歸款取富貴耶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彪與安交言小彪慷慨謂安曰我為賊所禽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幸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梁州已遣將至矣敵以刃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敵尋奔敗擒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十一人行臺魏之建壯其氣槩啓以世澄購其柩乃獲骸歸葬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永安初為梁將韋休等所鹵面縛

臨刃迎遠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遂屠戮之又荆州被圍行臺宗慤思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為敵將所獲執女等廵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敵忿各刳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兢集鄉

里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為河陽
令家貧赴尚書求選逢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
屍門巷殯殮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為棺手自營作
諸事周給朝野嘉嘆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興四世
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有司中
奏皆標門閭

郭琰字神寶京兆人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居藩邸琰以通俠被知及即位除洛州刺史及帝西入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大統中齊神武遣大都督竇泰襲弘農時琰為行臺衆少戰敗乃棄洛州及至助刺史泉企城守力竭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涕流不能自至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為東魏將高敖曹所擒復謂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為賊執敖曹素聞其名且義之不殺送於

并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沓龍超晉壽人性尚義俠少為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之時攻圍歷久糧史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遂為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遂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大統二年詔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時為直閤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并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為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獲無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死三軍莫不壯之黄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乃致其骸長安天子歎感詔著作錄之

李棠字長卿勃海蓨人祖伯貴魏宣武時官魯郡守有

孝行居父喪哀感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君之贈勃海相

父元胄員外散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

周書曰年十七屬爾朱之亂與司空高乾兄弟舉兵

信都

高仲密為北豫州刺史請棠為掾仲密將圖西附時東

魏入逵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遂與棠謀殺壽興

周書曰仲密將圖壽興陰伏甲士置酒延之壽興不

赴棠往見之曰君與高公義符昆季今賓客總萃而

公不行恐遠近怪惑壽興乃與俱赴遂發伏執之
率其衆據城遣崇詣門中歸款周文嘉之封廣宗縣公
周書載崇固辭曰臣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巡
今日之來免罪為幸何敢以微庸受天爵如此者在
三優詔不許
累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從魏安公尉遲
迥伐蜀蜀人未即降崇乃應募喻之既入成都蕭撝問
迥軍中委曲崇不對撝苦辱之崇曰爾亡國餘燼不識

安危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為爾移志也遂害之

子𢿱嗣劉見

劉弘字弘遠彭城叢亭里人少好學重節槩仕齊位西

楚州刺史齊亡周武帝以為本郡太守

隋書曰尉迥之亂遣其將席毗掠徐兗弘勒兵拒之

以功授儀同　此段不可删存此以見弘不明大義

所幸求節可蓋耳

隋文帝平陳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渡江封護澤

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糧盡煮犀甲腰帶及剝樹皮食之一無離叛賊欲降之弘抗節彌厲城陷為賊所害文開聞而嘉歎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

隋書曰魏五更明根玄孫父寶藏位至郡守元少聰敏仕周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為蓋牟道監軍拜

朝請大夫兼治書侍御守文述等九軍敗績帝命元主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見

隋書載元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引咎以勤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

他日案述愈急仍以屬請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後奉使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告以情元引正義責之

隋書載玄感謂元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也
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如何元正色曰尊公功參佐
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當竭誠盡節上答鴻恩奈
何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死而已不敢聞命
遂見困竟不屈節見害帝甚嘉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
其子仁宗為弋陽郡通守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
西爨以功授儀同後從楊素擊平漢王諒加開府大業

中為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歲饑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勅須陁曰如待報至當委溝壑吾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嘉而不責時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號為名將時賊帥王薄

冊府元龜曰薄聚亡命數萬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多不利須陁發兵拒之薄引軍而南轉掠魯郡須陁躡之及岱山下薄恃勝不設備須陁簡精銳擊其不意

薄大潰斬首數千薄收合亡散萬餘將北渡河須陁追至臨邑復破之斬首五千獲六畜萬計

北連豆子䴚賊孫宣雅石祇闍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大破之

隋書曰須陁先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既至津梁復為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甚夥

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

其年賊裴長才石子可等奄至城下須陁與戰長才敗
走
隋書曰長才等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
親率五騎與賊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
氣彌厲會城中兵至須陁督衆復戰長才敗走
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圍北海須陁倍道進大
敗之
隋書載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强謂我不能救吾今

逮去必破之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大破之斬首數萬復輜重二千兩

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屯蹲狗山須陁列八風營逼之孝友窘迫面縛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晥等衆各萬計須陁悉平之威振東夏以加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泰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

北須陁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遂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邀擊之須陁敗遂被圍輙潰而出左右不能盡出復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步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帝令其子元備總父兵時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父初位毗陵太守善會大

業中為劍令以清正聞俄民饑為盜善會討之徃皆尅捷後賊帥張金稱屯于縣界善會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自後進止謀之乃大克金稱後引勃海賊孫宣雅高士雅等破黎陽而還善會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

冊府元龜曰賊帥張金稱以輕兵掠冠氏善會與平原通守楊元弘率步騎數萬襲其不意虎賁郎將王

辦軍亦至金稱釋寇氏來援辦戰不利善會帥精銳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辦軍復進賊退守本營諸軍始還

時山東郡縣陷没相繼能抗賊者惟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

冊府元龜曰每恨衆寡懸殊未能殲賊

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爲所敗後用善會策與金稱戰賊乃退

冊府元龜曰善會乘勝遂破其營盡俘之金稱將數

百人遁從歸漳南招集餘黨

善會捕斬之傳首行在帝賜以尚方甲矟弓劍進拜

清河通守復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

宮下詔褒揚之

冊府元龜曰竇建徳自號長樂往來攻信都臨清賊

王安祖擁兵數千與建徳相應善會襲安斬之煬帝

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以叛雁門郡丞

陳孝意與虎賁郎將王智辯討之皆為所敗武周轉攻傍邑百姓恟恟從亂前郡丞楊仁雁門令王確等並桀黠為無頼所附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其家郡中震慄莫敢懷異俄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又討平黨項羌之叛者部内夷夏皆安

後為建德所陷

隋書曰建德擾清河善會為所敗嬰城固守四旬乃

陷

建德釋而禮之用為貝州刺史善會肆罵

隋書載善會罵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劣不能擒汝我豈汝屠沽兒輩敢欲相吏耶

臨以兵辭氣不撓乃害之

隋書曰建德猶欲生之為其部下所請又知終不為已用乃害之

清河士庶莫不傷痛

盧楚涿郡范陽人祖景祚魏司空椽楚少有才學性鯁

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為尚書右司郎當朝正色甚為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回避東恭帝立以楚為内史令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少主及王世充作亂兵犯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世充入楚匿太官署被報世充奮袂令斬之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元文都魏景穆帝後父則另見文都性梗直仕周為右侍上士隋煬帝時授太府卿甚有當時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為東都留守帝遇弒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為帝帝署文都為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魯國公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為帝擁兵至彭城所至響震文都諷帝詔諭李密密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世充不悅文都知之陰謀誅世充帝以文都領御史大夫世

充因執而止盧楚說文都誅之

隋書戴楚說文都曰王世充洛口之敗罪不容誅今敢懷跋扈不誅方為國患

文都遂懷奏入殿有人告世充馳還含嘉城至夜難作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曰請斬文都歸罪司冦帝見兵勢盛不得已遣其所署將軍黄桃樹執文都出

隋書載帝謂文都曰公見王將軍文都遷延而泣

文都頗謂帝曰臣今朝亡陛下亦夕及帝慟哭遣之左
右莫不憫默出至興教門世充令左右亂斬之諸子並
見害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父遍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
頗見屬文性剛謇有吏幹開皇中為秦州司法參軍因
入考楊素奏為侍御史時永寧縣李公孝四歲喪母九
歲外繼後父別娶後妻至是亡河間劉炫以為無撫育
恩議不解任翊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當以配父之

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朞服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繼母在父室則制同親母若謂其無撫育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服既有之心喪何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為其父母朞未有變

隅以親繼親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為伋也妻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是不為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以父親所以聖人敦以孝慈引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母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可以無撫育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為

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絶毖在內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為東平相始知吳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識事議者不以為非然則繼母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為子祜卒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母無命而出是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

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母義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慈母如母何待父令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己養己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父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期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而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私昵之心寔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

得為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
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
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
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論云取子為後者將以供
承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
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
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也論又云禮言舊君
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

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曰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本生名義之分有虧風俗猶飾非於明世强媒蘖於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議歴新豐令大理正並有能名擢授治

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東屬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忤旨令子翊為丹陽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為賊吳棊子所鹵子翊說之因以衆降復遣首領賊渡江遇煬帝被弑賊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請以為主不從固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易其言見害時年七十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煬帝為晉王君素以左右從帝嗣

位累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唐師於河東俄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胆畧署領河東通守唐師遣將吕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克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襟因説君素早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義責之曰

隋書載君素曰公為國大臣當爪牙寄國祚隆替懸之于公奈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

公縱不能遠懲主上公所乘馬代王賜也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時外圍甚急行李斷絶君素乃為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東都恭帝時為越王見而歎息乃承制拜君素為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監門直閤龎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唐俱造城下為陳利害唐又賜之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至

城下謂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倒

唐高祖實録云妻號慟而去

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意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常謂將士曰吾藩邸舊臣累蒙將擢大義不得不死况城池甚固叡支數年大事猶未可知必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付諸君耳

隋書曰君素善於統領下亦不忍叛

後廣得江都傾覆消息又糧盡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現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

資治通鑑載唐貞觀十二年詔曰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寔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陳孝意河東人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為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不許因解衣請先

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為納言奏為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以為孝感尋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絶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時長史多贓污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謀應賊孝意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我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無援

而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在江都終必不反每旦向詔敕庫俯伏涕流悲動左右糧盡為校尉張世倫所害以歸武周

張季珣京兆人父祥少為隋文帝所知累遷并州司馬及漢王諒起兵建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焚其郭下祥見民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雨降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援軍至賊退

以功授開府後卒于都水監李玽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為鷹揚郎將所居據箕山為固與洛口接及李密陷倉城遣兵呼之李玽大罵密怒攻之連年不能克

隋書曰時密兵數十萬在其城下李玽四面阻絶所領不過數百人執志彌固誓以必死

經三年資用皆盡無薪徹屋而爨人皆穴處李玽撫之一無離叛後士卒饑羸為密所陷李玽坐廳事顔色自若密遣兵擒送之羣賊曳令拜密李玽曰吾雖敗軍之

將猶天子爪牙臣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翟讓從求金不得殺之其弟仲琰爲上洛令及唐兵起率衆城守部下殺之以降仲琰弟幼琮爲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季珣家世忠烈兄弟俱死國難倫者賢之

杜松賦

隋書無杜字

北海人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楊厚來攻北海縣松贇覘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

歸降松贇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避逅被執非力屈也今官軍大來賊旦暮擒翦不足為憂賊以刀築其口引之去松贇罵辱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優贈贈朝請大夫本郡通守

郭世儁

臣等謹按唐書無世守避唐太宗諱也不知北史又何不避

字弘乂太原文水人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

鵲同巢時人以為義感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弼請其家勞問尚書侍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為并州時乃聞而嘉歎賜其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郎方貴淮南人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生甚篤友愛方貴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子怒之撾方貴臂折至家雙貴問知之恚恨遂向津殴殺舟子津者執送縣以方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為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死

州以狀聞帝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
為州主簿

論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唯
[illegible]所[illegible]光國隆家小則損已利物故盛烈所著與
[illegible]節所標共竹栢俱茂並蹈履所致身沒名
立豈徒然也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八

明 李清 撰

北史八十二

張文伯

元顯和 賈景儁

崔楷 李苗

元　瑾　　元大器
元宣洪　　元　巖
荀　濟　　劉思逸
蘭　京　　元　烈
裴謁之　　李　集
柳　檜　　杜叔毗
高　敵安吐根附　　鮮于世榮
叱干苟生　　田敬宣

紇奚永安　高賓寧

高元海　宇文招

宇文賢　宇文冑

宇文孝伯　王軌

樂運　尉遲迥

王謙 司馬消難 楊永安附 蘭洛州　楊瓚 子綸

顏之儀　元旲

馮慈明 子忱　任宗崔民象王愛仁 附梁郡人趙才

許善心　麥鐵杖　麥孟才

沈光　獨孤盛

獨孤開遠　裴仁基　宇文儒童　童弟溫　陳謙　崔德本

陰世師　骨儀

題節義

蓋自綱目以耿紀韋晃之圖操與翟義劉崇之討莽並書而忠義之一途始廓獨北史異是於尉遲迥王謙等則作亂之未知義崇云作亂否於元瑾荀濟等則伏法

之未知紀晃云伏法否故予祖綱目教皆編入忠義謂散則光零而聚則氣芬爾然則元郁以順陽公隕權高勵以趙郡王阱嬖皆忠義之豈有例與曰請讀後烈女傳夫以皇后冠烈女猶謝所貴就所馨而諸王公之所謝與所就曷殊則以此等而下之可矣雖然彼劉思逸田敬宣之以奄附忠義也幸哉體賤而名貴

順陽公元郁魏穆帝之後少忠正亢直文成時位殿中尚書賜爵帝崩獻文時年十二丞相乙渾專權內外隔

絶郁從順德門入欲誅渾
魏書曰渾懼逆出問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見天子
羣臣憂懼求見主上耳
渾窘怖遂奉獻文臨朝後復謀殺渾為渾所害渾伏誅
獻文録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
張文伯不知何許人為領主書兼中書舍人徐州刺史
元法僧南叛適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我欲與卿去
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棄義從逆也法僧將殺

之文伯罵曰吾寧死見文陵松柏不能生作背國之鹵

法僧殺之

元顯和魏景穆之後父麗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為

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孝莊初贈秦州刺史

賈景儁武威姑臧人以學識知名爲京兆王愉外兵參

軍愉起逆冀州將授以官不受死之贈河東太守謚曰

貞

伽藍記曰劉宣明河間人孝明神龜中坐直諫忤旨

斬於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皆云枉宣明少有

名譽精通經史以危行及禍惜乎所諫所行俱不詳

言

崔楷字季則博陵安平人爲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戮唯楷與楊昱以數諫諍獲免後爲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强時人語曰莫𪀆郁買反獮付崔楷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疏言之

魏書載楷疏曰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定冀水潦無歲不飢幽瀛川河頻年汎溢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爲舄滷菽麥禾黍化爲萑蒲斯

用痛心徘徊潛然佇立也計水之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堤何者河决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决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溝澮分立隄堨所在疏通預决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

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鈎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邐逕過瀉其磽潟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從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分崖練厥從牲别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

利即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遥途遠運惟用舟艫南畝畬菑微事耒耜而衆庶未為饉色黔首罕有飢顔豈天德不均獨行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餒臣目覩荒殘夙宵不寐愚誠丹款乞賜施行

事遂施行孝昌初置殷州以楷為刺史加後將軍

魏書載楷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頃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時鳴況今天長喪

亂妖灾間起定州逆鹵趙翹北界鄴下兇爐蠶噬腹心兩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暮斯朝臣屬此屏捍實思効力析骸煮弩期固忠節但基趾草創庶事茫然升儲尺刃聊自未有謹列所須兵仗請垂於許必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無所給

楷將之州人咸勸單身述職楷曰單身赴任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誰肯固志遂闔家赴州賊勢已逼或

勸減小弱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男夜出既而曰一朝送兒女將謂吾心不固
魏書備載楷言曰國家豈不知城小力弱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兒女將謂吾心不固虧忠全愛臧獲恥之況吾荷國重寄也
命追還及賊來攻楷率力拒抗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害之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贈侍中鎮軍將軍

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冀州刺史長子士元沉雅有學尚州陷戰沒贈平州刺史子脩性少以器幹稱仕齊至兼都郎子文豹字蔚少有文才本州大中正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父膺梁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畎畎為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伐蜀梁武命畎拒足於涪以益州許之及足退梁武改授畎他州畎怒將有異圖事發被害苗年十五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

蜀計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為鄉導次晉壽會宣武晏駕班師後除員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恥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陳平定江南計文理甚切

魏書載苗書曰昔晉室數否三燕兩秦咆勃中夏致九服分崩皇祚承歷自北而南誅滅奸雄定鼎河洛唯獨荆揚尚阻聲教今國富兵強家給人足以九州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遺疾子孫可乎誠

宜商度東西戍防輕重之要計量疆埸險易安危之理深測南人攻守窺覦之情籌莫卒乘器械征討之計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甚易數年内荆揚可并若舍舟檝即平原斂後跡前則江淮所短棄車馬遊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所長彼不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趨利若俱去其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且夫滿昃相傾陰陽恒理盛衰遞襲五德常運今以至强攻至弱必

見吞并如以至弱禦至強焉有全濟故明王皆欲及
時立功為萬世業去高就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避
難兵家以之恒勝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遼遠偏兵獨
戍泝流十千牧守無良專行刼剝士民北望日覬王
師若命一偏將弔民伐罪可傳檄而定
時孝明幼冲無遠略意竟不能納正光中二秦反叛侵
及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戰苗以隴兵強悍且羣聚
無資乃上書以為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粮多卒衆事宜

持久令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飆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魏書曰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驕將御惰卒必有莫敖輕敵之志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秦遂強山東遂弱國之右臂廢矣

令宜勅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卒數千

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出梁益隷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為郎中仍領統軍深見知待孝昌中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孝莊殺爾朱榮其從弟世隆擁部曲還逼都邑帝幸大夏門集羣臣愽議百寮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忠臣烈士効節時請以一旅之衆為陸下徑斷河梁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

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燒船河流既駛倏忽而至賊相
蹙爭橋俄橋絕賊沒水死者甚衆
魏書曰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于小渚以待南援
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鬭衆寡不敵苗浮河沒帝
聞哀傷久之
魏書載帝曰苗若不死當更立奇功
贈都督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謚
忠烈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

安諸葛不許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嘗不嗟咨絶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並重之二王頗不穆苗每諫責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好文詠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帝以弑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燔燒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子曇襲爵

元瑾魏太武之後廣陽王深子歷尚書祠部郎爲齊文襄館客武定五年文襄無禮於孝静孝静與瑾及宗室諸王大器等密謀誅之事泄文襄烹瑾於市闔門皆被戮

華山王元大器平文之後襲父鷙爵鷙不忠孝莊䧟君於死爲世詬詈見別傳至大器乃反其父所爲武定五年與宗人元瑾奉孝静詔謀誅齊文襄烹於市

淮南王元宣洪道武之後襲父敬先爵歷諫議大夫光

祿少卿

濟北王元徽獻文之後普泰中襲父世爵起家通直郎武定五年與宣洪俱奉孝靜詔謀誅齊文襄烹於市

荀濟字子通其先潁川人世居江左濟初與梁武帝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楯上磨墨作檄文或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好亂者濟又上書譏佛法言營費太甚梁武將誅之遂奔魏館於崔㥄家

資治通鑑曰澄為中書監請用濟為侍讀獻武王曰

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許之

及是與元瑾謀誅齊文襄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為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辯曰自傷年紀摧頹恐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誅權臣耳文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於是燔殺之

通鑑曰有司以濟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并焚之

鄴下士大夫多傳濟音韻

愚按音韻當改氣節當時不敢下此二字耳

劉思逸平原人因罪

魏書曰父直以武邑太守坐京兆王愉反於信都被

累誅

少充腐刑初為小史坐事免後除東莞太守遷中侍中

武定五年與元瑾等謀誅齊文襄烹於市

魏書曰思逸雖身在閹寺性頗豪華輕薄無行好結

朋遊與元瑾等謀反伏法　愚按思逸以一中官與
瑾等謀誅高澄義士也豪率輕薄等語皆魏收誣辭
北史削之當獨謀反伏誅等句未正今改之
蘭京一名固成中昌衛人梁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欽子
也京為東魏所擄齊文襄以配廚為膳奴欽請贖之不
許京再訴文襄使監廚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
爾京與同事阿改等六人謀殺文襄
北史同事作其弟恐誤今從北齊書陳元康傳　元

康傳曰固成先掌厨膳甚被寵昵先是世宗杖之數十其人恃舊恩遂大忿恨謀害世宗　愚按高澄以梁將子爲膳奴辱之甚矣何寵何昵俱非實錄今從

文襄本紀

時文襄居北城東栢堂莅政以寵琅邪公主欲其來往無忌侍衛皆遣出太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出一月文襄曰小人新杖之故恐我耳及將謀受禪與陳元康崔季舒屏左右署擬百官京進食文襄却之謂諸人曰

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却京聞之置刀於盤冐言進食文襄怒曰我未索食何為遽來京揮刀曰來將殺汝文襄自投傷足入牀下京去牀因見殺先是訛言曰脫𩊱帽牀底喘其言滬矣時阿改事文宣常執刀隨從相約聞東齋叫聲即加刃文宣會文宣别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已聞變遂入攻京與阿改等皆殺而臠之

予論曰蘭京以南國華胄作私門膳奴不獨辱身且辱家不獨辱家且并辱國一舉而家國兩辱此京所

日夜切齒腐心者也況高澄桀驁不已又思僭逆東堂之屏人陳元康崔季舒等之密議云將謀禪耳若此數人者名魏臣實澄奴也京奴乎哉京若剪梁仇則澄宜立殺京若芟魏賊則澄又宜立殺澄隕而京斃奚恨故吾謂京剸澄之刀當與施全刺秦檜之刀並稱兩快乃所未快者澄死檜生也人知義全獨不知義京也且不曰義反曰盜彼睥睨魏鼎等神器於寶玉大弓者有盜心乎無盜心乎澄為盜則京不為

盜若援耿紀韋晃例推而廣之亂臣賊子人人得誅

則書法當異此故吾附於元瑾等傳後統曰忠義云

元烈魏宗室也魏自孝武西遷遇弑丞相宇文泰遂專

政文帝雖在位久拱手而已及廢帝立泰權愈重駿欲

問昺烈時爲尚書謀殺之事泄反爲泰所殺廢帝以此

有怨言尋亦被廢弑詳見本紀

愚按北史無烈傳故其詳不可考然泰逆則烈烈故

烈之爲行也副其名

裴謁之字士敬河東聞喜人魏荆州刺史佗子少有志節好直言齊文宣末年昏縱朝臣莫敢言者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殺以取後世名帝投刀歎曰小子望我殺爾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齊亡卒於壺關令

李集不知何許人齊天保時為典御丞文宣末年狂暴集面諫之比帝甚於桀紂帝令縛置中流沉沒久之復

令引出問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回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沉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痴人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又被引見復有諫令將出腰斬於市

愚按李集載文宣本紀予特摘出然本紀内又載文宣初欲赴鄴受禪以杜弼司馬子如諫欲還有尚食李集曰此行非小而言還遂殺之尚食典御二官頗類且姓名又同一耶二耶吾疑之　時又有章仇子

他新唐書曰子他不知何許人北齊時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内見嫉妃嬙陽讒陰謗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

柳檜字季華河東解人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防城都督大統四年從周文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八年拜湟河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

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渾人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走以功封萬年縣子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埸自檜鎮鄯州屢戰必破之數年後不敢為寇十四年累遷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蚪為秘書丞弟慶為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職典簡牘裒貶人倫弟管轄羣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四人未靜車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周文謂檜曰卿昔任鄯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

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黄衆寶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嘗聞柳府君勇悍有餘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為吾徒腹心之疾不如先擊之遂圍華陽城卑兵寡又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力屈城陷身被十餘創遂為賊所獲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誘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

退散各宜勉之衆寳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戮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為流涕衆寳解圍後檜兄子收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斌弟雄亮字信誠父檜在華陽見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讐志武帝時衆寳率其部歸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寳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後累遷内史中大夫隋文帝受禪累遷給事黄門侍郎尚書省凡所奏事多所駮正深為公卿所憚卒於秦

州總管府司馬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徙居襄陽父漸梁邊城太守叔毗早歳孤事母以孝聞仕梁為宜豐侯蕭修府中直兵參軍周文令大將軍達奚武圍修於南鄭修令叔毗詣闕請和周文禮之使未及還而修中直兵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為修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録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各領部曲策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尋討策等

擒之城降策至長安叔玭朝夕號泣具申寃狀朝議以事在歸附前不可追罪叔玭志在復讐然恐坐及其母沉吟積時母曰汝兄横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夕殁亦甘心汝何疑焉叔玭拜受母言後白日手及策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肢體然後面縛請就戮周文嘉其志氣特奏舍之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為中外府樂曹參軍

周書曰君錫等猶殯梁州至是表請迎葬高祖許之

葬事所須詔令官給

累遷硤州刺史後從衛國公直南伐軍敗為陳人所擒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子廕紳

趙郡王高叡小名須拔父琛齊神武弟見前叡幼孤聰慧夙成特為神武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娘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父爵南趙郡公年四歲未嘗識母母魏華陽公主也

金石錄載叡母碑曰王諱季艷魏廣平王懷女封華

陽公主北史作華山誤

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反親游氏獻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獻曰兒無患若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耳神武驚命元夫人就宮見之獻前跪拜因抱頸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獻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十歲喪母神武親送至領軍府發哀舉聲殞絕三日水漿不入口神武與武明太后殷勤敦譬方漸順旨居喪長齋骨

立杖而後起神武令常山王與同卧起日夜喻之并敕左右不許進水雖絶清漱午後輙不肯食由是神武食必呼與同案神武殂哭泣嘔血及壯將婚貌有戚容文襄謂曰我與爾娶鄭述祖女何嫌而不樂對曰自痛孤遺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文襄為憫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文宣受禪進爵為王獻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事有知人鑒天保二年出為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

北齊書曰敵留心庶事糾讁姦非勸課農桑接禮民

雋所部大治

稱為良牧六年詔敵領兵監築長城時方六月敵途中

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常藏氷長史宋欽道

以敵冒熱遣倍道送氷正遇日中炎赫尤甚咸謂一時

之要敵對之歎曰三軍皆飲温水吾何以獨進寒氷遂

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歸

丁壯先返羸弱多殭殍敵親帥所部分營伍强弱相持

北齊書曰遇善水草即為停頓分有餘贍不足
賴以全者十三四八年除都督北朔州刺史叡慰撫新
遷量置烽戍備有條法大為兵民所安無水處禱而掘
井泉源湧出至今號趙郡王泉九年濟南王以太子監
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史
文宣特崇其選除叡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叡後因侍
宴帝從容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否皇
建初兼并州事孝昭臨崩預受顧託迎武成於鄴拜尚

書令天統中追贈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曰真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受時隆冬盛寒歔跣步號哭面皆破裂嘔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問之拜司空攝錄尚書事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宮人避之歔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軍進止並令取歔節度而使段韶總焉帝與宮人被緋甲登故北城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

耶乃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截矟杖之以歸是役也段韶持重不與賊戰自晉陽失道為鹵所屠無遺類

據段韶傳周與羌夷突厥合圍晉陽韶言於武成請陳以待之遂大破其兵何此傳所言又異未知孰是

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大寇抱其首哭任城王湝進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韶於帝前曰段婆善為送女客於是以叡為能加尚書令封宣城郡公拜太尉監五禮

晚節頗以酒色為和士開所構叡久典朝政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忠臣義士號要言以致意武成崩葬後數日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内任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為兗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

北齊書曰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叡曰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國家事重死所不避況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

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切

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

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臂丈餘當

門向牀以臂壓叡良久遂失甚惡之起坐歎曰大丈夫

運命一朝至此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社稷事

重吾當以死効之

北齊書曰豈可令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

子敢爾縱横

語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勿入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不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被執送華林園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

北齊書曰趙郡王以跗蕚之親當顧命之重固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悴何若斯遠速

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寃惜之其年詔聽以王禮
葬竟無贈謚子整信嗣好學有行檢位儀同三司後終
長安
安吐根安息胡人家於酒泉吐根魏末充使柔然因留
塞北天平初柔然主使至晉陽吐根密啟本蕃情狀神
武得為備柔然果遣兵入掠無獲而反神武以其忠款
厚加賞賚後與柔然和親結婚皆吐根為行人也吐根
性和善頗有計策頻使入朝為神武親待在本蕃為人

所譖奔拔神武文襄嗣事以為假節涼州刺史率義侯稍遷儀同三司皇建中加開府及趙郡王叡等以和士開姦佞乘武成崩羣言於胡太后力請出之外太后不聽叡力爭吐根繼進曰臣本商胡幸邀大恩列諸貴行末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竟不從也及士開得志亦不罪吐根齊亡年卒

本史以吐根此傳附士開後殊為不倫今改附叡傳得之

鮮於世榮漁陽人父寶業懷州鎮將世榮少沉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為神武親信都督稍遷平西將軍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思好封義陽郡王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鄴送馬腦酒鍾與之世榮得便撞破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獨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又見徵税無厭賞賜過度每發言歎息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比干苟生不知何許人齊末以儀同鎮南兖州周武破
鄴故書至苟注自縊死
田敬宣本字鵬敬宣其賜名也蠻人年十四五便好讀
書既為閹寺
顔氏家訓曰所居里末使役苦辛
同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外不暇
他語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沉吟顔之推重其勤
學甚加開奬後為開府中侍中後主奔青州遣其西出

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敺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北齊書曰紇奚永安不知何許人為開府後主失并州使告急於突厥他鉢畧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杭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微命欲閉氣自絶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贈馬七十疋歸之噫永安安歸

高寶寧代人武平末為滎州刺史鎮黄龍夷夏重其威信

北齊書曰周師將至鄴寶寧率黄龍驍鋭并契丹靺鞨萬餘騎將赴救至北平聞鄴都不守始歸營

周武帝平齊遣信招慰不受勑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寶寧上表勸進紹義署寶寧為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起兵寶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屠范陽還據黄龍

北齊書曰竟不臣周　愚按寶寧在隋世猶屢引突厥為患幽州總管陰壽患之重購寶寧又遣人陰間其親任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為麾下趙修羅所殺

高元海齊宗室也洛王思宗子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啟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將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

愚按元海前後傳內俱多貶辭葢以其圖周故耳讀
者辨之
皇建末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
機密初孝昭將誅楊愔等謂武成曰事成以汝爲皇太
弟及踐位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爲皇太子武
成甚不平先是留濟南王於鄴除領軍庫狄伏連爲幽
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爲領軍分武成權武成留伏連而
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孝瑜偽獵謀於野暗乃歸

先是童謡云中興寺内白晁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晁翁謂雄雞益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鐘言將被擊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孝昭以為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彦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先告元海并問自安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别慮武成曰此豈我推誠意耶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即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

眠唯遶床徐步夜漏未盡武成遽出曰神筭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說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恨求不干朝政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沉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誅族因逼之答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天下以順討武示以此敕執豐樂斬歸彦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

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悅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又召曹魏祖問以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知占候密謂武成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為天下主武成拘於內侯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孝昭崩武成即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為和士開所譖鞭馬鞭六十責之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反兄不義

以鄴城兵馬抗并州無智不義無智若為可使出為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故尋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祈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鄴城將敗徵為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起兵圖周見殺

愚按元海以齊宗子為宗國復仇乃齊之陳叔慎也謀逆伏誅等語周語耳又言其好亂樂禍亦非直筆

今正而削之

元海仁慈不飲酒食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内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為及為右僕射入說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

趙王宇文昭字豆盧突周文帝子幼聰頴博涉羣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艷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武成初進封趙國公歷益州總管大司空大司馬進爵為王除雍州牧建德五年再從東伐以功進上柱國又與

齊王憲討平稽胡斬賊帥劉沒鐸宣政中拜太師大象元年詔以洺州襄國郡邑萬戶為趙王國招出就國二年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滕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劒履上殿隋文將遷周鼎招密欲圖之以匡社稷

愚按本史李安傳方知安叔李璋以梁州刺史與招同謀

乃要隋文至第飲於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所親

人史冑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從者多在閤外惟楊元冑冑弟威及陶徹坐戶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啖隋文隋文未之疑元冑覺變扣刀而入招乃以大觴親飲冑又命冑向廚取漿冑不動滕王逌後至隋文降階迎之冑因得耳語曰形勢大異公宜速出隋文共逌就坐須臾辭出後事覺陷以謀反其年害之

本史作伏誅今正之

加以惡謚曰僭子德廣公員永康公貫越嶲公乾銑弟
乾鏗等皆同遇害國除㳂所著文集十卷
愚按庾信作賀婁慈碑銘稱趙王之文則河間上書
又隋經籍志載趙平王集十卷不知改僭為平者誰
畢王字文賢字乾陽周明帝長子
愚按周武即不立弟齊王憲亦當念明帝傳弟公心
立其子賢追縱宋穆況賢之賢乎沾沾不肖兒兩者
俱不行此私國所以亡國也

保定四年封畢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歷荆州總管大司空大象初進上柱國雍州牧太師明年宣帝崩賢性强濟有威略慮隋文帝傾覆宗祏圖誅之事泄并其子被害

周書曰賢子弘義恭道樹孃等皆遇害

加以惡謚曰剌國除

邵國公宇文胄周文帝兄孫襲父景公什肥爵胄少孤頗有幹略景公為齊神武所害以年幼下蠶室天和中

與齊通好冑得歸襲爵邵國公及隋文帝輔政冑為滎
州刺史舉兵應尉遲廻為清河公楊素所敗被殺國除
宇文孝伯字胡王安化縣公深子生與周武帝同日文
帝甚愛之養於第内及長又與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
宗師上士時年十六性沉正謇諤好直言武帝即位欲
引置左右時政在家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同業受
經思相啟發由是護弗之猜得入為右侍上士恒侍讀
及遭父憂詔服中襲爵帝嘗謂曰公於我猶漢高與盧

綰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卧内朝務皆預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廻避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莫比及將誅護密與衛王直圖之惟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得叅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宮正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未聞

周書曰臣忝宮官實當其責

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及矣帝歛

容曰卿世載鯁正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孝伯仍為左宮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宮伯常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否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捋帝鬚言太子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

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及大軍東討拜内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并賜金帛女妓等復為宗師每駕巡幸常執其手令居守後帝北討至雲陽宫寢疾驛名孝伯赴行在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宣帝即位授小冢宰帝見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曰

周書載孝伯言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
齊王感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為不忠陛下
為不孝帝因踈之乃與於智鄭譯等圖其事令智誣告
憲謀逆遣孝伯召入害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
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武帝武帝怒撻
帝數十除譯名至是帝追憾被杖乃問譯我脚上杖痕
誰所為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說軌將帝鬚
事

愚按資治通鑑之録此事也以省文為變文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將鬚事故綱目仍之語意多不明而胡寅遂以贊成二字誤加孝伯不知宇文孝伯宜連事由烏丸軌句讀而非連因言軌將鬚事句讀也合正之

帝乃害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狥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

為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為秦州總管帝荒滛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疏後稽胡反令孝伯為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誚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羣小媒蘖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令輔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慙俛首不語令賜死於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

軌忠而獲罪並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熲曰宇文孝伯實有周良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歆嗣

舊唐書載高宗麟德元年詔曰周廣陵郡公宇文孝伯忠亮存心貞堅表志年載雖久風烈猶生宜峻褒章式旌胄胤其孫左威衛長史思純可加授朝散大夫

王軌太原祁人小名沙門漢司徒允後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頻著戰功周文帝遇之甚厚位至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執性質直

周書曰執慷慨有遠量臨事强正人不敢干

武帝為輔城公起家事之及即位累遷内史下大夫遂

處腹心之任帝將誅晉公護執賛成其謀

周書曰帝密欲圖護以執沉毅有識度堪屬大事遂

問以可否執賛成之

建德初轉内史大夫累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軍國之

政皆參預從平幷鄴以功進上大將軍爵鄭國公及陳

将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彦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灌之列艦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為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于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横截水流斷其艦路方欲密决堰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遽退冀乘决水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舟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獲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

銳卒殲矣進柱國仍拜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以太子征吐谷渾武帝令軌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進趣皆委軌等太子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並幸於太子太子軍中頗失德譯等皆預軍還軌等言於帝大怒乃撻太子除譯等名仍加捶楚太子因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言曰皇太子多涼德恐不

了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為慮帝召弼問之弼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聞此既退軌誚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乃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攸言事有差跌便至滅門本謂公容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良久乃白吾專心國家求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又捋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

後嗣弱且帝深以為然但漢王贊次子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太子即位追鄭譯等復為近侍軌自知必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强寇欲為身計易同反掌但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嗣主便欲背德先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為他計冀千載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使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害之軌立朝忠恕兼

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為傷惜

周書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禄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當宣帝在東朝凶德方兆宇文孝伯王軌志惟無隠盡言父子間滛刑既逞相繼夷滅嗚呼忠哉

樂運字承業南陽青陽人晉尚書令廣八世孫父均梁義陽郡守運少好學涉獵經史年十五而江陵滅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没運積年為人傭保皆贖免

之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聞梁武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次其行事為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臨淄公唐瑾薦之自柱國府記室為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武帝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强直帝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帝常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既至謂曰卿言太子如何人運曰中人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智唯運云中人方驗

運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為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匡弼之乃超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甚不悅及帝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杖十同科雖為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請遵輕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人手足有所措

矣五曰武皇帝斵雕為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趍
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成父之志義
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里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
曰都下之人徭賦稍重必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
夕徵求唯供魚龍爛熳士庶從役衹為俳優角抵紛紛
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無益之事請並
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科其罪假有忠讜
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容失身義無假

手脫有科謬便蹈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替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戒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懸未盡銷遣之理誠願諮諏善道脩布德政解兆民之愠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諫因獲免見巖傳翌日帝頗感悟名運謂曰

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數有規諫朕
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而罷之朝之公卿初見
帝甚怒莫不為運寒心後見獲賞又皆相賀以為幸免
虎口内史鄭譯常以私事請託運不許因此銜之及隋
文為丞相譯為長史左遷運廣州滍陽令開皇五年轉
毛州高唐令頻歷二縣並有聲績運常願處一諫官從
容諷議而性訐直為人排抵遂不便議即吉運上䟽曰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

子七月而葬侯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臣所未安書奏不納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人上疏曰臣謹按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若遊觀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為害罪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

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讐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非明世所宜有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究之惡乎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理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況大尊未爲聖主而可專恣己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衆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誡

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又
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
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
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壅滯大尊比來
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奏聞多附內豎傳言事由宦
者亡國之徵請準武皇帝居外聽政四曰變故異常乃
為政大忌淫刑酷罰非致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
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

便即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此今宿衛被任運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爭集而上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隋文帝覽而嘉之

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其先魏之别種號尉遲部因而氏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鑒識尚周文帝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及綱迥七歲綱六歲俟兜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各勉之武成初追贈柱國大將軍太傅長樂郡公謚曰定迥少聰敏美容儀

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尚魏文帝長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大統十一年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爵魏安郡公十五年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迥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周文深委仗之十六年拜大將軍侯景之渡江也梁孝元帝時鎮江陵請修鄰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孝元大懼移書請救周文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與羣公會議諸將多異同唯迥以為紀既盡鋭東

下蜀必空虛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周文以為然謂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

周書曰太祖問迥取蜀計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阻不虞我師宜以精甲銳騎星夜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彼不意衝其腹心必望風不守矣

於是令迥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万俟呂陵始叱奴興綦連雄宇文昇等六軍甲士取晉壽開平林舊道迥前軍

臨劒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梁州刺史楊乾運時鎮潼水已先遣使詣闕寮送誠款然恐其下不從猶據潼水别管拒守迴遣珍與吕陵始等襲之乾運保潼川珍等遂圍之乾運降迴至潼川大饗將士渡涪江至青溪登南原勒兵講武脩繕約束閱器械自開府以下賞金帛各有差時夏中連雨山路險峻將士疲病者十二三迴親自勞問加以湯藥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撝嬰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遣前南梁州刺史

史欣景幽州刺史趙扳庖等為擒外援迴分遣珍𠀉等擊破之扳庖等遁走欣景遂降擒被圍五旬頻戰為迴所破遣使乞降許之擒乃與紀子宜都王圓肅率其文武詣軍門請見迴以禮接之吏民各令復業唯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以迴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以平蜀功封一子安固郡公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迴乃明賞罰布恩威綏輯新邦經略未附夷夏懷而歸之性至孝色養不怠

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公
主年高多病迥往在京師每退朝承候起居憂悴形於
容色大長公主每為和顏進食以寧迥心周文知其至
性徵迥入朝以慰其母意

此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

遣大鴻臚郊勞仍賜迥袞冕之服蜀人思之為立碑頌
德六官初建拜小宗伯周孝閔踐祚進柱國大將軍以
迥有平蜀功同霍去病冠軍之義改封寧蜀公尋以大

司馬鎮隴右武成元年進封蜀國公保定二復累遷大
司馬及晉公護東伐迥亦帥師攻洛陽齊王憲等軍於
邙山齊衆渡河諸軍驚散迥率麾下反行却敵諸將始
得全師還遷太保太傅建德初拜太師尋加上柱國宣
帝即位以迥為大前疑出為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專
政以迥位望宿重懼為異圖乃令迥子魏安郡公惇齎
詔書徵迥會葬尋以鄖國公韋孝寬代為總管迥以隋
文將圖篡奪遂謀舉義留惇不受代隋文又令候正破

六韓袞詰迥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為之
備迥聞之殺昶集文武士庶等登城北樓令之
周書載迥諭文武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而令
天下威福自已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居將相與國
舅甥同休共戚義縣一體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
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匡國除奸以終臣節
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時趙
王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奉以號令迥弟子大將軍

成平郡公勤時爲青州總管初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迴迴所管相衛黎毛洺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滎州刺史邵國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國東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州應迴徐州總管司錄席毗與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兖州及徐州之蘭陵郡亦應迴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迴迴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地

朱敬則隋文帝論曰隋文以后父之尊受托孤之寄不利孺子非惟管叔之言社稷輸人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尉遲舉魏從亂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

隋文聞徵兵攻迴以韋孝寬為元帥陰羅雲監諸軍郕國公梁士彦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宇文述武鄉公崔弘慶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延壽公于仲文等皆為行軍總管迴遣所署大將軍石愻攻建州刺史宇文弁弁以州降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陷潞

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為刺史上儀同赫連士猷攻晉州即據小鄉城竇惠襲陷定州之鉅鹿郡遂圍恒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上開府莒州刺史王尼開府尉遲儁率膠光青齊莒兗之衆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陷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大將軍東南道行臺席毗衆號八萬軍於藩城攻陷昌慮下邑豐縣李惠自申州攻永州焚之而還宇文胄軍於洛口開府梁子康攻懷州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

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又遣高熲馳驛督戰惇布陣二十餘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寛軍半渡擊之孝寛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孝寛乘勝進至鄴迴與子惇祐等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迴别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黄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到迴舊習軍旅雖老猶披甲臨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力戰孝寛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乘之

愚按宇文忻傳業謂是謀出忻此傳又歸之二人何也

迥衆大敗遂入鄴迥走保北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賀婁子幹以其屬先登迥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

周書曰尉遲迥地則甥舅職惟台衮沐恩屢葉荷眷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托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呂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違天之禍已及校

其心翟義諸葛誕之徒與

勤惇祐東走青州未至開府郭衍追及之並為所獲隋文以勤初有誠欵特釋之李惠先自縛歸罪隋文復其官爵迥末年衰耄惑於後妻王氏諸子多不睦及起兵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為長史自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拏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綱紀不能匡救迥自起兵至敗凡經六十八日子寬大將軍長樂郡公先迥卒寬兄誼開府賓中郡公寬弟順以迥平蜀功授開府安固

郡公後以女為宣帝后拜上柱國封胙國公順弟惇軍正下大夫魏安郡公惇弟祐西都郡公皆被害而誼等諸子以年幼並獲全唐武德中迴從孫庫部員外郎者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迴忠於周室詔許之仍賜絹百匹

王誼字敕萬太原人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雄功封武威郡公雄死朝議以誼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授柱國大將軍

周書曰譙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襲父爵庸國公建德五年武帝東征譙力戰進上柱國六年授益州總管十八州諸軍事及宣帝崩隋文專政以梁睿為益州總管時譙使司錄賀若昻奉表詣闕昻還具陳京師事譙自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置官司

周書曰所管益潼新始龍邛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楚資眉普十八州及嘉渝臨渠蓬隆通興武庸十州之

人多從之

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惎勸譙憑險觀變隆州刺史高阿那肱

周書作阿史那瓌誤阿史那乃唐時突厥姓周無之那肱齊故臣與周約生縛後主以為功者也

為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鋭直指散關蜀人知公勤王之節必各思効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望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譙參用其中下

策梁睿未至大劍謙先遣兵鎮始州隋文即以睿為行軍元帥發利鳳文泰成諸州兵攻之謙所署柱國達奚惎高阿那肱大將軍乙弗虔楊安任峻侯翁景彥等衆號十萬盡銳攻利州總管楚國公豆盧勣拒戰將四旬惎等諸軍聞睿將至衆遂潰謙所署大將軍符子英攻巴州又為刺史呂珍所破睿乘其弊縱兵深入惎虔竄遣使詣睿請內應贖罪謙不知惎虔反已並令守成都謙先無籌略且所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

計無所出乃自率衆逆戰又以慕虔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左右軍皆叛譟奔新都縣令王寶執斬之傳首京師慕虔以成都降隋文以慕虔首謀令斬於蜀市餘衆並散阿那肱尋亦誅

附司馬消難前洛州楊永安

司馬消難字道融河内溫人父子如別見消難幼聰慧微涉經史有風神好自矯飾以求名譽子如既當朝貴盛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魏收陸卬崔瞻等皆遊其門稍遷光祿御出爲北豫州刺史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常有自

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為士民所附不能廉潔為御史所
劾又尚公主而情好不睦公主愬之屬文宣在并州驛
召上黨王煥煥懼及禍斬使者東奔鄴中大擾後竟獲
於濟州煥之初奔朝士疑赴咸皐謂若與司馬北豫連
謀必為國患此言達於文宣頗見疑消難懼密令所親
人河東裴藻間行入關請降入周封滎陽郡公累遷大
司冦從武帝東伐還除梁州總管大象初遷大後丞女
為靜帝后尋出為鄖州總管及隋文專政消難乃與蜀

公尉遲迥合勢舉兵

周書曰所管鄖隨溫應士順沔環岳九州及魯山甑山沌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須水八鎮並從之使其子永質於陳求援隋文命襄州總管王誼攻之消難奔陳位司空隋郡公

陳江總遺事曰消難入陳見朝士皆集經史慕之乃多卷黃紙加之朱軸詐為典籍以欺僚友總戲之曰黃紙五經赤軸三史

初隋文父武元迎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為樂戸二旬免猶以舊恩特被引見尋卒於家消難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反覆者皆方之具妻齊神武女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及赴郧州留妻及三子在京妻言於隋文曰滎陽公攜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及消難入陳高母子因此獲免

愚按隋文優待消難雖篤舊亦憐忠猶奬顔之儀心

也唐人作隋書何以諱焉北史因而不削吾病之雖
然消難終欠一死故附迴謙後
子譚即高氏所生以消難勳拜儀同大將軍坐消難除
名初消難與尉遲迴王謙之起兵也有蘭洛州本巴蠻
巨帥又有楊永安本沙氏郎開府時北至商洛南拒江
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皆動共推洛周為主洛州自號
河南王以附消難而北連迴永安亦據州應謙後襄州
總管王誼攻洛州大將軍達奚長孺攻永安皆平之諸

八滅而隋簒矣

楊瓚字恒生一名慧隋文同母弟仕周以父忠軍功封竟陵郡公尚周武帝妹順陽公主保定四年累遷納言瓚貴公子又尚主美姿容好書愛士甚有當時譽時號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謂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無西顧之憂矣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帝崩隋文入禁中将總朝政令廢太子勇名之瓚素與隋文不協不從曰作隋國公

恐不能保何更為族滅事隋文作相拜大宗伯典脩禮律進上柱國邵國公瓚見隋文執政恐為家禍陰圖兄隋文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為滕王拜雍州牧帝數與同坐呼為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故周公主也素與獨孤后不平至是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帝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絶固請帝不得已從之

愚按瓚身受周恩志扶君國固當大義滅親耳乃史臣但以恐為家禍言耶觀瓚不忍與周公主離絶則

心不忘周此一證也又觀楊素後議瓚子綸罪稱其先人離阻大謀棄同即異此又一證也故吾謂瓚者隋之傲弟周之忠臣

宇文氏竟除屬籍由是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坐樹下飲鼻忽流血暴薨時年四十四人皆以為遇鴆也謚曰穆子綸嗣綸字斌籍性弘厚美姿容頗知鍾律文帝受禪封邵國公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綸致禮甚為梁人所敬綸以穆王故當文帝世每

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呼術者王姿問之
姿答曰王相祿不凡滕即騰也此字足為善應有沙門
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嘗令此三人為厭
勝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令黄門侍郎王弘窮驗之
弘希者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之司徒楊
素等曰綸懷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
在於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即異父悖
於前子逆於後為惡有將其罪莫大請依前科帝以皇

族不忍除名徙邊郡大業七年帝征遼東綸欲表請從軍自効為郡司所遏未幾徙珠崖及天下大亂為賊林士弘所逼携妻子竄儋耳後歸唐封懷化縣公尋卒綸弟坦字文籕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籕徙衡山猛弟温字明籕初徙零陵温恭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自寄其詞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温弟詵字弘籕前亦徙零陵帝以其脩謹命襲封滕王奉穆王嗣大業末宇文化及害之江都

愚按隋文殺周宗族甚及周太祖兄子視蕭道成高

洋尤酷觀此則化及亦及隋文弟子矣天道哉

顔之儀字升琅邪臨沂人父協兄之推見别傳幼穎悟

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為詞賦甞獻梁孝元

帝荆州頌辭致雅贍帝手勅曰枚乘二葉俱得游梁應

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隋

例遷長安周明帝以為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武帝

初建東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為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

在軍有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即拜小宮尹宣帝即位進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累進至平陽縣公帝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顔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為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

冊府元龜曰宣帝即位政刑日亂開府於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已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義謗訕朝廷耶之儀曰古

哲王立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義言不可罷帝乃止

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為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弗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

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隋文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人望乃止

周書曰隋文矯受顧託人懷去就顏之儀風烈凜然正辭明節崎嶇雷霆之下僅而獲濟豈非社稷之臣與　愚按隋文受禪後斥劉昉等而褒之儀見危數語褒勝史臣矣以其終非隋官故稍後之耳

出為西疆郡守及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
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
優游不仕十年正月之儀隨例入朝帝望而識之命引
至御坐謂之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
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百石十一年卒有集十卷行
世
元旻河南洛陽人隋文帝時為左衛大將軍帝以史萬
歲受賂縱夷欲誅之賴旻救免見萬歲傳及欲廢太子

勇舉朝內怵獻后外惕楊素無敢言者獨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二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旻辭直事強聲色俱厲帝不答勇竟廢時楊素與右衛大將軍元冑皆乘間擠旻帝怒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旻身備宿衛常曲事勇情有附托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在仁壽宮有纖芥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豈非此徒乎遂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尋殺旻等七人妻妾子孫皆沒官

詔書指旻為魁首云煬帝時胄坐出怨言誅素死後亦
以子玄感叛族
時諫廢太子勇者又有楊孝政李綱孝政見勇傳
舊唐書李綱傳曰隋開皇末綱為太子勇洗馬勇嘗
以歲首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
媚娘曲綱曰令則職當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穢
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赦豈不累於殿下乎請
正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綱趨而出　資治通鑑曰

勇廢帝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無敢對者獨綱曰廢立
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不可莫敢發言臣何畏死不
言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陛下擇正
人輔之足嗣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
為家令二人惟知以絃歌鷹犬娛太子故至是此陛
下過非太子罪也因伏地嗚咽帝慘然良久曰李綱
責我非為無理然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
得正人何益綱曰臣所以不被寵任由姦臣在側也

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貽後悔帝不悅罷朝左右皆股慄尋亦嘉其忠正擢尚書右丞　愚按旻與綱皆直諫廢立而旻言於事前更難旻誅綱擢子於旻有深悲焉隋書北史皆不立旻傳予特撮而補之

馮慈明字無佚長樂信都人父子琮別見慈明在齊為中書舍人隋開皇中為內史舍人大業中位尚書兵部郎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逼東都詔慈明進兵學

容爲容黨崔樞所執容延與坐論以舉兵之意

隋書載容言曰隋祚已盡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計日可下將問罪江都卿以爲何如

慈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容厚禮之冀其從已慈明潛使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事洩容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爲賊帥翟讓所賵責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須殺便殺何須罵詈

護孟悊亂刀斬之梁郡通守楊汪上狀煬帝歎惜贈銀
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怦惇俱為尚書承務郎王世充
推東恭帝為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黎郡公謚壯武長
子忱先在東都王世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
父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禮納室時論醜之
任宗崔民象王愛仁皆不知何許人大業十二年宗為
建節尉愛仁民象同為奉信郎煬帝將幸江都宗先上
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

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乃斬之及行次汜水愛仁
復表諫請還西京又斬之時有梁郡人邀駕上書曰陛
下若幸江都天下非陛下有復斬之而行初宗未上書
時右候衛大將軍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
賊蜂起願陛下還京師以安兆庶臣敢以死請與虞世
基忿爭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才酒泉人
愚按此數人者雖生死殊而諫同予故彙而成傳獨
郡人不知姓名惜乎民象愛仁見北史本紀宗才郡

民見通鑑　冊府元龜曰時有李桐客大業末為門下錄事煬帝幸江都時四方兵起謀徙都丹陽召百寮會議公卿希指皆言巡狩吳會復禹之績獨桐客曰江南卑濕地狹州小內奉萬乘外給三軍吳人力屈恐不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福御史奏其謗訕僅得免死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祖茂父亨並南史有傳善心九歲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多聞黙

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渉十五解屬文戕上父友徐陵陵大竒之謂人曰此神童也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遇文帝伐陳禮成不獲反命累表請辭帝不許留縶賓館及陳亡帝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

殿下悲不能興帝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賜千段草馬二十疋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

隋書禮志曰牛弘奏皇太子冬正大朝請服衮冕如後周故事帝問善心曰近太子朝謁着遠遊冠有何典故善心歷舉晉宋梁故事以對且曰衮冕之服章玉雖差一日而觀瞻頗類臣子之道義無上逼故太子遂着遠遊讌不逼尊於理為允帝曰善遂從之

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闥帝名百官賜宴告以此瑞善心於坐請紙筆製神雀頌奏之帝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旦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坐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秘書丞時秘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效阮孝緒七録更制七林各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録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黄門

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秘書丞黃門並如故四年留守京師帝崩於仁壽宮煬帝秘不發喪先煬留守官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起兵不之任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為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為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為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日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帝方以腹心委

述初付法官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問
帝旨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
無罪已名諸兵士問之吏云初不被役帝欲釋之付議
虛實百寮咸議為虛善心以為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
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
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令殆一月方始翻
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
議餘皆議免罪帝可免者後數月述譖善心白陳叔寳

卒善心共周羅睺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為祭文謂為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名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心恶之又太史奏帝即位年與堯時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

何以不記其封事云何此史書疎謬

其年復徵守給事郎帝嘗言及文帝受命之符因問鬼

神之事勅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
梁史未就而沒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制
作之意曰有梁之興江左建國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
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
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歴拯百王之獘救萬姓之危朝多
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
大忍於無刑蕩蕩巍巍可謂稱首屬除戎入顙羯胡侵
洛沸騰埃黷三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廟

有序翦成狐兎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存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道歟嘗别論之在於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懐述作凡撰齊書為五十卷梁書記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録注為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壁皆殘不準無所盜帷嚢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絶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為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録更加修撰且成

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
克荷薪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顧
緗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强
近虛室類原顏退屏無所交遊棲遲不求進益假班嗣
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孤陋末學
濫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續禎明二年
以臺郎入聘屬本國淪覆行人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
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後蕩盡今止有六卷獲存又

並缺落失次自入京以來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為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逆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帙十卷止足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補闕別為叙論一

篇託於叙論之末十年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衛武賁郎將鎮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追叙前勲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弑逆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叔而低佪若此善心怒不肯隨去弘仁返走上馬泣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議以狀白化及遣人就

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大負氣命捉來罵云我欲縱爾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遂害之及東恭帝以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封高陽縣公謚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隋文帝敕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害范氏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麥鐵杖始興人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為事不脩生業陳太建中結聚為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以獻沒為官戶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刼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繖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後南徐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可驗矣乃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

責勅而往明旦反奏事帝曰是為盜信矣惜其勇捷誠
而釋之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
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為
賊所擒逆帥李稜縛送高智慧行至庱亭衛者憩食哀
其餒解手以給其食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
悉割其鼻懷以歸素大奇之後敘戰勳不及鐵杖遇素
馳驛歸京乃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
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

皇十六年徵至京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
上開府煬帝即位漢王諒起兵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
進柱國除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迹後因朝集考
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不殊何
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以為敏捷尋除左屯衛大將
軍帝待之愈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及遼東
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
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蒂歕鼻療黃不差而臥死兒女

手中乎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
國恩今是死日我若被殺爾當富貴惟忠與孝爾其勉
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躍登岸與
賊戰死虎賁郎將錢士雄孟金义亦死之左右更無及
者帝為之流涕購得其屍
隋書載詔曰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勲庸陪麾問罪臨
陣走登節高義烈身殞功存宜賚殊榮用彰碩德
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謚武烈子孟才嗣授光祿大夫孟

才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賵贈鉅萬賜轀輬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命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以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謚曰剛子傑嗣金乂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將子恩錫殊厚拜武賁郎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志與虎牙郎將錢傑素交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

乃流涕扼腕謀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子譓知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父居道仕陳為吏部侍郎陳滅徙家長安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並以傭書為事光獨跅弛交通輕俠為京師惡少所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

十餘丈適值繩絶光謂僧曰當相為上繩耳諸僧驚喜取而與之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號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伐遼東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霸上百餘騎光酹酒誓曰是行若不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

擊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馳名與語大悅即日拜朝散大夫賜寶刀良馬恒置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為折衝郎將帝每推食解衣賜之同輩莫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為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為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使為總統營於禁內時麥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又俛首事讐受其驅率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

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帝恩今在化及内營以此復讐反手耳孟才為將軍領江淮之衆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泄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並勇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内諠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逢舍人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兵至四面

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
戡復遣騎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遇害時年二十八麾
下百人皆鬬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隕涕
獨孤盛不知何許人兄楷別見盛性剛烈有膽略以藩
邸舊累遷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裴虔通引兵至
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
異虔通曰事已然不預將軍事盛罵曰老賊是何物語
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

蒲山公傳戴虔通謂戚曰公何暗於機會恐它人以公為勲耳戚叱之曰國家榮寵戚輩正擬今日且宿衛天居惟當効以死注弦不動俄為亂兵斃於階下

畧記曰詰旦諸門已開而外傳呼有賊虔通還閉諸門惟啟正東一門驅殿內執兵者出皆投伏亂走惟戚揮刀叱之曰天子在此爾等走欲何之亂兵交萃俄斃階下

東恭帝稱制贈光禄大夫紀國公謚武節

獨孤開遠雲中人父武都開遠值宇文化及弑逆裴虔通率賊入成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為千牛與獨孤盛力戰閣下為賊所執

資治通鑑曰開遠帥殿內兵數百人詣玄覽門叩閤請曰兵仗尚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遂被執

賊義而捨之

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父定上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

馬平陳之役以親衛從征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諒起兵仁基苦諫見囚諒敗累遷虎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再擊破吐谷渾三斬獲寇掠靺鞨四從征高麗累進光禄大夫李密據洛口帝令仁基為河南道討捕大使據虎牢拒密仁基見强寇在前士卒勞弊所得軍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止之衆咸怨懷靜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奏劾仁基懼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為

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為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求決戰密與諸將計仁基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鬭三也

我按兵蓄力以觀其弊彼求鬭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矣然麾下雄信等皆輕世充羣請戰

資治通鑑曰雄信等言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立功宜及其鋒用之諸將諠然欲戰者十七八密惑而從之

仁基苦爭不得

資治通鑑載仁基擊地嘆曰公後必悔之

寇難違諸將言戰遂大敗仁基爲世充所鹵世充以仁基父子甚驍勇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戰所當皆披靡號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而不安時東恭帝爲世充畜廢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

予考資治通鑑內載儒童弟尚食直温而無陳謙未知孰是

秘書丞崔德本等謀令譲因上食持匕首刼世充行儀以兵應階下事定然後出恭帝輔之臨發將軍張童兒告之俱為世充所殺

或曰仁基降密又降世充可言忠義否愚曰否自漢獻至周恭從無以謀復禪主戮者故不得不以忠義許仁基等也

隂世師武威人父壽見前世師少有節槩多武藝以功臣子拜儀同煬帝嗣位拜張掖太守

隋書曰吐谷渾及黨項羌屢為侵掠世師至郡親自
捕擊輙擒斬之
深為戎狄所憚後拜樓煩太守
隋書曰帝在汾陽宫世師聞始畢可汗將為寇勸帝
幸太原帝不從遂有鴈門之難
遷左翊衛將軍西巡帝時為代王留守京師及唐軍至
世師自以世荷隋恩拒守不下及城平與京兆郡丞骨
儀同見害子弘智等各以年幼獲全

骨儀天竺胡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御史處法平當不為勢利所廻煬帝嗣位遷尚書左司郎時朝政漸亂貨賄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拜内史順行託道輙為儀所執正玄心雖不便然不能傷及唐兵至玄恐禍及辭以老疾儀與世師同心協契父子遇害其後遂絶

冊府元龜曰唐宗大業末爲翔方郡丞時梁師都舉兵將據郡宗抗節不從遂遇害　資治通鑑曰王威高君雅俱不知何許人隋煬帝末唐公李淵爲太原留守威爲副留守雅爲郎將淵以隋政荒亂將起兵名募近萬人威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勸威等按募人狀行軍司鎧武士彠曰討捕之兵悉隷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彼何能爲德平乃止晉陽鄉長劉世龍密告淵曰威君雅欲因晉

祠祈雨爲不利淵聞命先伏兵晉陽宮城外及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入立庭中稱其密狀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淵陽驚曰豈有是邪視其狀乃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曰此反者欲殺我耳時已布兵塞衢文靜因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已突厥數萬衆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遂皆

遇害　讀史質疑曰咸君雅可謂忠於謀國矣乃昏主在江都既未聞郵贈而唐之興王又其仇欲求如堯君素疾風勁草之褒不可得而後世亦無表章之者可謂死之最不幸矣

予論曰夫所謂節義非必家羅敵國刀鋸而人嬰暴君奸相鼎鑊也或赴難或直言或送往事居知其必死而死與決其必死而若祐之以無死則不死猶死矣故予於捐生諸臣外又為樂運顏之儀皆不死而死以附節

義後謂節義美名故推其心以廣其類云爾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八